

# 探寻滨江“YOUNG”密码及背后的生长力—— 年轻人的样子就是滨江的样子



周柠/摄

## 拿下很多第一的浙大学霸 在滨江造“芯”： 我们刚刚开始长跑

本报记者 杨茜  
通讯员 肖懿桐

年轻是蓬勃的生命力,是很多的可能性,是无所畏惧,是勇往直前。它是一个年轻的城区。1990年3月,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立。

它的居民是年轻的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,高新区(滨江)全区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仅33.5岁,大学文化程度以上占比达52.1%。新鲜的血液迸发出了勃勃生机。

它的产业是年轻的。500多家生命健康企业集聚发展,直播产业全国前列,人工智能、区块链、云计算、大数据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飞速发展,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不断涌现,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经济中蕴含着巨大的动力。

年轻人的样子就是滨江的样子。

杭州高新区(滨江)联合钱江晚报推出“滨江YOUNG”专题报道,从几位年轻滨江人的身上寻找滨江的“YOUNG”密码以及背后的滨江魅力。



贺青是今年开始蓄上胡子的。

1983年的他,长着一张干净清爽的少年脸,曾在商务场合中被人以为是90后。“我们行业的从业者大部分都比我年长不少,为了增强伙伴的信任,我就留胡子了。”

他从事的行业是电子设计自动化,简称EDA,不少人花了大半辈子钻研才小有成就。

“就像写文章需要OFFICE,芯片设计同样需要软件,而且是全智能化的软件。EDA就是芯片的源头技术,被誉为‘芯片之母’,没有它,就没有芯片,也就不会出现大家熟知的所有电子设备。”

随着国内对芯片的扶持力度持续加大,作为半导体产业“皇冠上的明珠”,EDA行业内的后起之秀不断出现。贺青和他的“行芯科技”便是其中一匹黑马。他们深藏在高新区(滨江)的物联网小镇之中,做着全世界都在探索的科研难题。

贺青是重庆人,当年保送到了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。来到杭州,他立刻爱上了这座不快不慢富有弹性的城市。五年美国高校硕博连读、六年硅谷的学习和工作之后,他回国创业的第一选择便是杭州。

他最终把创业的起点定在了杭州高新区(滨江)。“2018年的滨江,已经是一个高新技术产业聚集效应良好的城区,吸引了大量的高科技人才。应该说,我很幸运,赶上了好时候。”除此之外,打动贺青的,还有当地政府对企业的服务意识和务实作风。行芯科技被评为滨江“5050计划”的A类企业,不仅有研发补贴、融资奖励、贷款贴息等优惠政策,还提供人才公寓。

这对于当时只身一人来杭州创业的他,太友好了。

转眼三年过去,从只有他这个001号员工,到如今100多名并肩作战的伙伴,从局促的小办公室扩张到坐拥大楼的一整层,行芯科技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。

“我们刚刚开始长跑。”贺青和行芯科技在芯片后端物理实现与验证环节,有多个填补国内EDA行业空白的核心原型技术和产品,但他很谦虚,“这行并不是吃青春饭的,需要日积月累,每天都需要面对新的挑战。”

现在摆在贺青面前的一大难题:不缺钱的EDA产业,最紧缺的是核心研发人才。

贺青说,他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培养人才,周期长,难度高,涉及的产业链环节多,是最需要积累沉淀和协同合作的。“正好借此机会,呼吁政府和高校从EDA产业界实际需求出发,采取多项措施鼓励、吸引和培育EDA研发人才。”

前不久,高新区(滨江)推出“5151”人才创业协同计划,只要企业有需要,政府就来搭台邀请企业对接合作。“这也解决了我们一个燃眉之急。”贺青说。

他很庆幸在滨江落了脚。当初公司落户滨江,几乎没有同行相伴,还蛮孤单的。如今滨江正在构建良好的EDA行业生态,吸引了不少人来追梦来创业,“这里卧虎藏龙,说不定哪间办公室里,就能腾飞出行业‘大拿’。每个人都在拼命地做好各自的领域,这是一个特别积极的氛围。”

曾经夸下的海口,曾经许过的承诺,曾经怀抱的梦想,贺青和他的行芯科技都会在高新区(滨江)一个接一个实现。

## 从博士到创业者 从波士顿到滨江 这家新公司估值已达6亿美元

赖才达所专注的事业“自带光环”——利用AI技术达到药物递送、制剂研发赛道,大幅提升药物开发效率,提升传统制剂开发手段。

他的METiS剂泰医药成了全球首家以AI驱动的药物制剂开发和药物递送的初创公司。帮助患者解决疾病,是他们的第一需求。

戴着黑框眼镜、穿着简单的赖才达,朴素得不像留美归来自主创业的药企CEO,更像是一名常年泡在实验室里的研究人员。

回国一年半,赖才达正在慢慢适应身份的转变。

他很庆幸,METiS剂泰医药能和杭州高新区(滨江)“喜结连理”,舒适的创业环境之外,他和公司总在收获惊喜。

“创业这门课,我还有还多东西要学习。”1988年出生的赖才达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,硕博连读期间,他认识了很多从埋头苦干搞科研转向科技创业的华人朋友,这也在他心底泛起了涟漪。

在医药行业一定的积累之后,赖才达决定创业,专门做AI药物递送。

在他看来,药物递送的过程就像火箭搭载卫星,火箭需要满足卫星的需求,也不能送错地方。

“我们的药都是需要通过辅料包起来,才能完整地进入血液循环,抵达目的地,被较好地吸收。”赖才达和他的伙伴们所研究的,就是如何让药物递送到正确的地方。

当前,不少处于开发进程中的新药存在动力学性质不稳定问题,无形中增加新药开发成本及成药风险,如果缺乏定制化、精准化的药物“发射”方案,药物递送精度及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。

通过人工智能与高通量制剂技术进行高仿真的机器模拟,能够快速大量地积累数据建立反馈,让制剂的发现和优化达到极致。

2020年1月,正当他们准备在波士顿搭建实验室大展拳脚的时候,疫情来了。

赖才达决定把公司的第一个实验室转回国内。

从波士顿到杭州,赖才达说,这是“对的时间对的地点”。

对于这所“旅游城市”,他并不熟悉。之前,他参加了杭州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,AI递送药物的项目获得了二等奖,很多城区向他抛出橄榄枝。

“杭州高新区对高新技术的扶持力度很大,公司在这里可以长跑,周边的药企也比较多,产业相对能够聚集发展。”赖才达说,当时公司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场地。杭州高新区(滨江)以最快的速度选定了合适的地块,两个月不到就完成了装修,让赖才达团队回国后能快速搭建实验平台,“真的为我们省去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成本。”

赖才达认为,创业中的不少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,“在滨江,我们能够吸引到各种交叉领域的人才,政府也提供了人才公寓、住房补贴等一系列的优惠来激励技术骨干,为我们牵线搭桥。”

如今,赖才达1500平方米的创业空间里已经有近五十位高端人才,实验区和办公区井井有条。来杭州一年多,METiS剂泰医药已经成长为了一家估值达6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。

作为勇敢的创业者,赖才达正在参与和见证一个新赛道的崛起与未来。

